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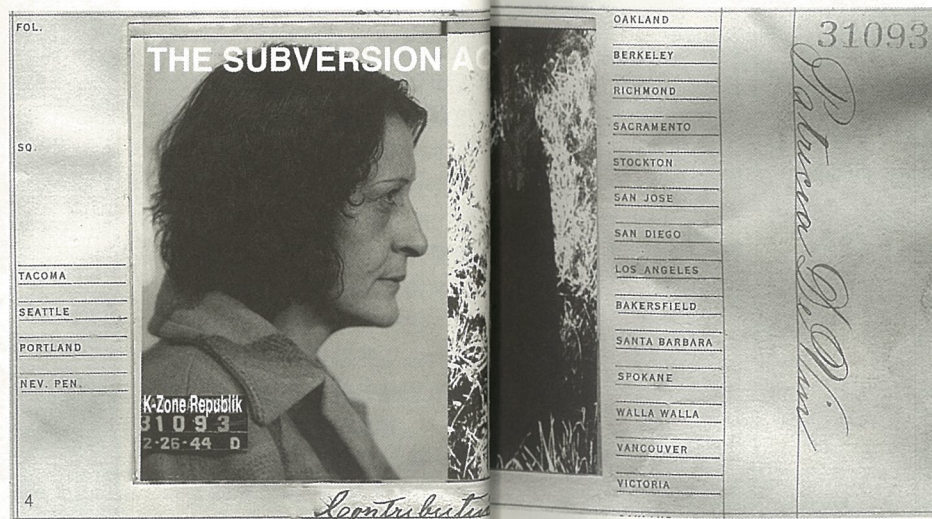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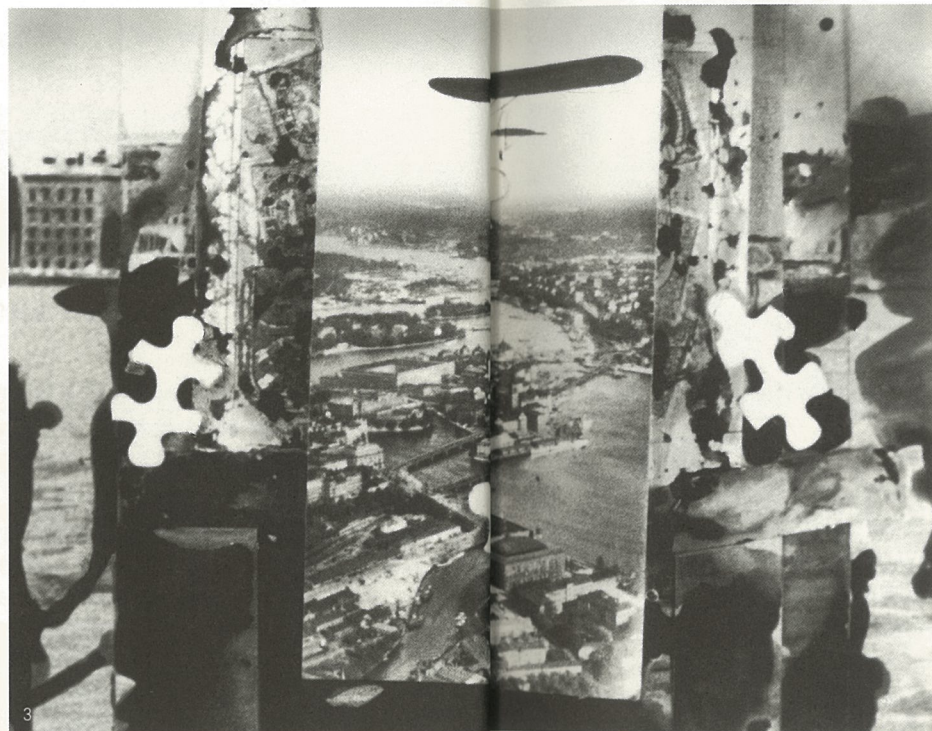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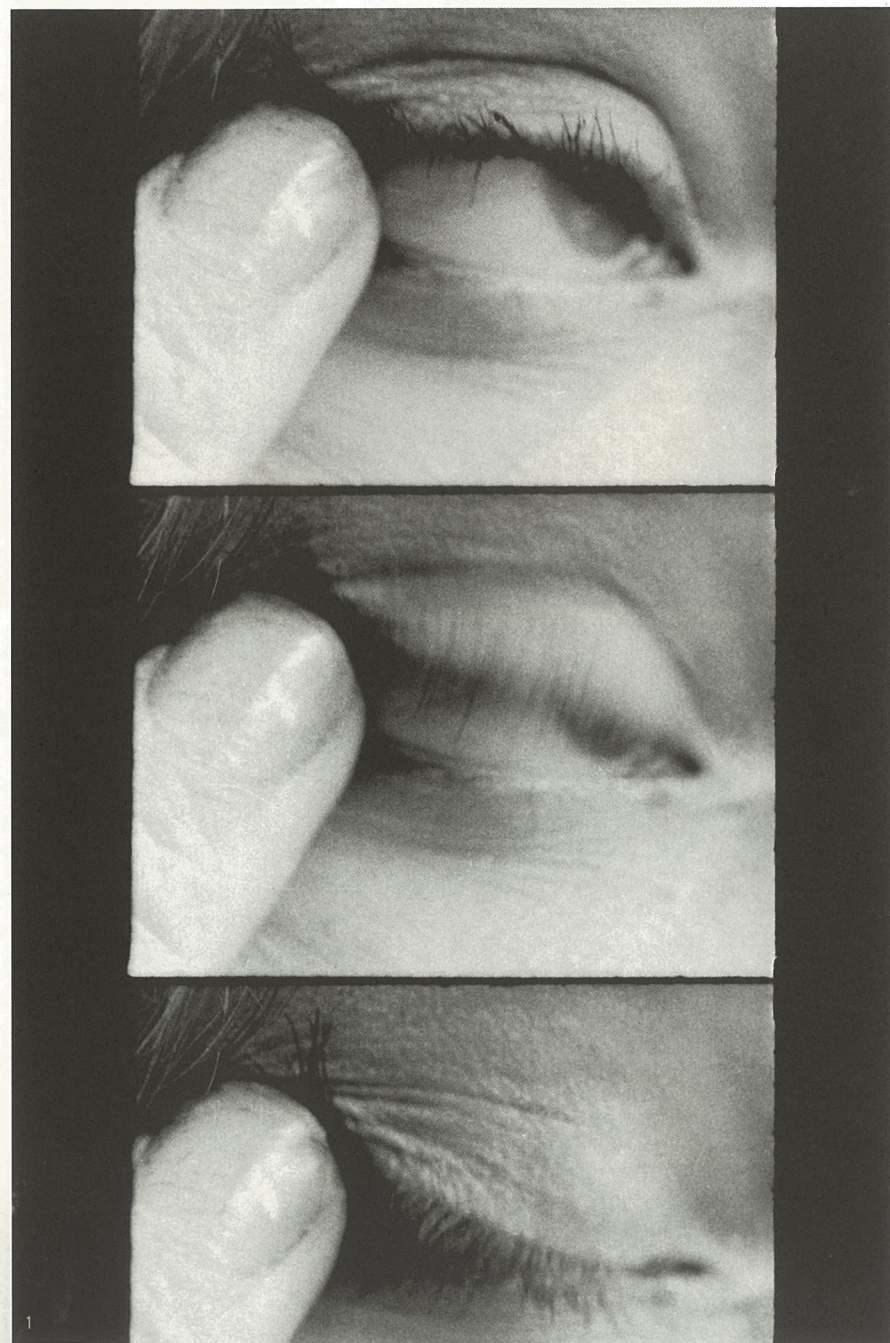
AVANTO

HELSINKI MEDIA ART FESTIVAL

阿凡托媒体艺术节

Avanto Helsinki Media Art Festival

- 1、三只眼 “红移”小组
- 2、取消 纳尔逊
- 3、构成线 纳尔逊
- 4、颠覆系列海报



“阿凡托”在芬兰语里是指从桑拿浴中跳入冰冷的水池里。这一举动作为芬兰的一个习俗在当地与移动电话一起广泛流行。而每年十一月在赫尔辛基举办的媒体艺术节更是恰到好处地将这个有趣的词汇作为艺术节的标题，向世人展示来自芬兰及世界各地的前卫音乐和电影。

迄今为止，阿凡托媒体艺术节已经举办了四届。艺术节的阵容非常强大，聚集了全球最具实验精神的音乐家和电影人。2003年，它更是吸引了一大批不同背景和年代的前卫及地下艺术家。

这届阿凡托的现场秀的主角是来自日本的Terre Thaemlitz和美国的“红外线”(Ultra-red)。Thaemlitz的表演《爱的炸弹》将爱和暴力并置起来，矛头直指恐怖主义。表演基于一张历史悠久的唱片，融合了繁复的科技元素，关注意大利二十世纪初到法西斯统治之前的阶段、1906年美国密苏里州对黑人所处的极刑、1945年日本原子弹爆炸的受害者、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地下电台、非洲大会上对抗种族隔离的战争宣言，以及性别与种族的歧视等诸多问题。所有的这一切都以一种令人惊异的方式，通过数码处理表现出来。

“红外线”的视听表演《晶体管(迁移/反抗)》就像一场虚拟的革命委员会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自从基于媒体产品的便携式计算机问世以来，电子音乐的生动表达开始有了自身的逻辑规则，手提电脑的操作员则默默无闻地在幕后表达着科技中立。为了拒绝艺术的中立，“红外线”打破了艺术的分界并采取了多角度的主体定位：社团组织者、电脑音乐家、声音工程师和海外移民等。这件作品将目光投向芬兰警察在难民被驱除出境前帮助他们寻找避难所的事件，引起了广泛关注。伴随着“红外线”的一组电子干扰波、口号、加利福尼亚激进主义分子的录像，艺术家抛给我们这样一些问题：移民仅仅是战争和全球化的牺牲品吗？还是与他们国家进行抵抗的臣民？全球化、世界经济争端以及由此引起的大规模移民之间的联系是什么？来自欧盟、联合国、难民及寻求庇护者的压力在不断增大，这对原本单一文化的国家而言，会带来何种影响？像芬兰这样的国家，以前在移民问题上持拒绝态度，现在转而开始以多文化的视角来重新审视移民问题。芬兰的这种转变是否会步上诸如丹麦、奥地利等国家的后尘？

作为一位来自芬兰本土的电子音乐家，佩科卡·埃克辛那的第一个著名的作品是60年代一个颇具争议的噪音和表演团体Sperm，该团体从斯托克豪森的现代电子乐、自由爵士和发明之母中获取灵感。在70年代，埃克辛那在建立于各种古老文化上的数字命理学和美学系统的基础上发展了他的音乐构成方式。这种拓展是扩大他影响的一个非常有力的手段，对80年代打击乐器的声音前期技术有明显的增强。深受藏传佛教影响的埃克辛那是一位幽默又谦逊可敬的绅士，就连在Sperm小组的那些日子里，他也从来没有想要把自己推到前台，而是甘居幕后。他在此次的音乐会上发布了一张记录他35年的录音艺术历程的CD，并且奉送了一张经过多位艺术家混音的唱片。

来自瑞士的雷夫·埃尔格伦(Leif Elggren)是本届艺术节上的另一位焦点人物。他是一位颇具国际影响力的视觉和声音/噪音艺术家，并且参加了第50届威尼斯双年展。他的作品大多带有政治色彩，涉及权力和宗教等问题。这些作品显得极度私人化，从个人历史经验和超现实主义幻想出发进行创作。他较为人知的作品是Elgaland-Vargaland的虚拟王



国，这是他和艺术家卡尔·迈克尔·凡豪斯沃尔夫 (Carl-Michael von Hausswolff) 携手创作的。此次，埃尔格伦展出了他的装置《好像我就是我父亲》，同时还进行了视听表演。

埃尔格伦的现场表演源自他做梦的日记和对自己梦话的录音。埃尔格伦的父亲有梦游症，他总在梦游的时候把墙上的画取下来。他的姨妈则备受发作性睡病的折磨，不管何时何地都想睡觉。埃尔格伦对黑夜深怀厌恶，他从14岁就开始把自己做过的梦记下来。艺术家说：“我时常因为做梦在半夜惊醒，然后我马上把刚才经历过的写下来。我在早上把这些记录放进我的梦的档案里，就不再想起它们。然而此时我坐在这里并阅读我曾经的梦，就像是在看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一样。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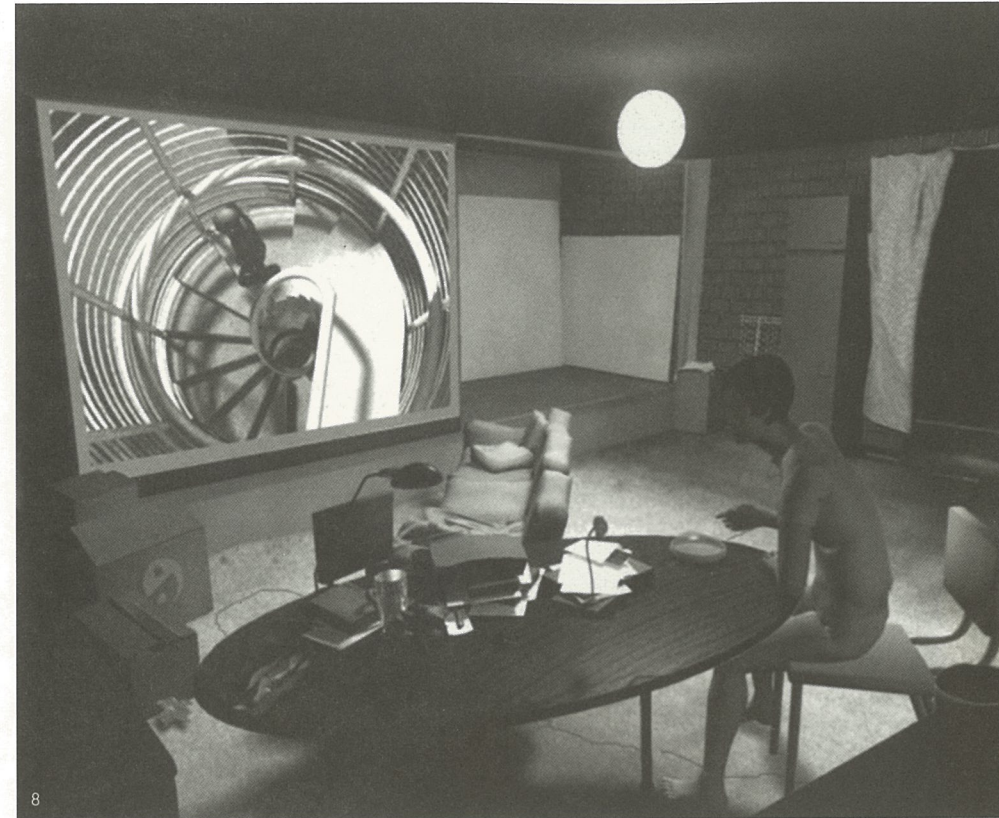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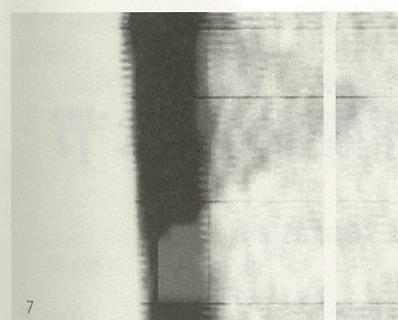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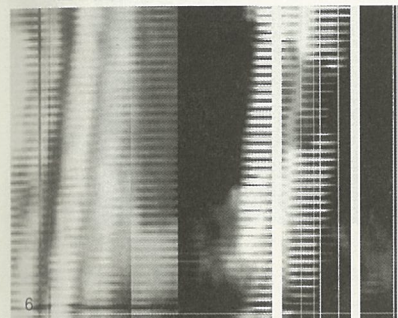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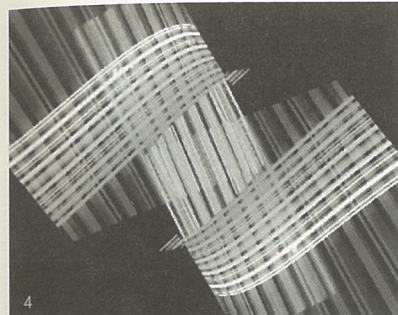


常常完全遗忘了这些梦，虽然这些记录对我来说十分珍贵。仿佛我捕捉到那些无意间与我遭遇的东西，只是惊鸿一瞥，我就成功地抓住了它。我把这些梦规律地用到我的作品里，作为一个出发点，就像一些碎片。”

埃尔格伦的装置“好像我就是我父亲”在霍托画廊展出。埃尔格伦这样描述它：“我的父亲于1996年去世，他活了90岁。他不是我的生父，我是在两岁时被他收养的，但我始终把他当作我的父亲。他过世了，我保留了许多鲜活的他生前最后的影像。我还特意穿上相同的衬衣，坐在他最喜欢的椅子上，为自己拍了几张照片。我就是他，他就是我。”

卡瑞尔·帕特斯阿莫也许是最多产的一位芬兰录音艺术家。从1977年到2003年，他一共出了43张专辑。他的音乐包含了从达达派的创作型歌手的极简抽象主义到照片写实主义式的南方摇滚的混成曲。他在1977年录制了一张EP碟，虽然灵感来自于自由爵士，但这张专辑听起来倒更像激进派运动的“反音乐”。而这次，他表演了这件作品的最新版本。

在影像方面，主角是出生于瑞典、随后在美国发展的纳尔逊 (Gunvor Nelson)。自



1963年初次亮相以来，纳尔逊已经执导了一系列精彩的个人短片。通过她与众不同的作品，纳尔逊探讨了她的生活、梦想、记忆、母性和童年，同时还有两代人之间的代沟。在艺术节上放映的三部影片《我的名字叫鄂娜》、《构成线》、《林木线》都是纳尔逊颇具代表性的前卫电影，而她最新的一部作品《踪迹原理》也在艺术节上举行了欧洲地区的首映。

纳尔逊的影片的一个突出特色就是，通过数字媒介，声音在影片中扮演了比图像更加重要的角色。《踪迹原理》也可以称作一部“声音录像”，虽然在整部影片中摄影机一直显得很活跃。从中看来，纳尔逊似乎已经完全掌握了属于她自己的新媒材。她通过对自然充满质疑的捕捉又一次接近了活动的影像。她的事业在难以捉摸的活动影像与声音的探索中已经跨越了近四十年，她告诉我们，对镜头和麦克风来说，还有许多对象值得研究和质疑，而这的确是证明前卫电影的传统性因素合理存在的前提。

此次，奇亚斯玛现代美术馆还放映了一些罕见的70年代动画，由美国的电脑艺术家莉莲·施瓦茨 (Lillian Schwarz) 创作。施瓦茨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媒体艺术先锋，她也被世界上几乎所有著名的美术馆所关注。她曾在日本学习传统的中国水墨，然后自学电脑编程操作。从录像动画到电子艺术解析再到电子艺术的储存，施瓦茨的先锋作品创造了电脑艺术得以扩充的基础。她的电脑艺术

作品是第一件被美术馆购藏的数字作品，买主是MOMA 现代美术馆。

作为珍贵的收藏，《机器里的美丽病毒》在阿凡托开始了它的环球之旅。第一眼看上去，那些不安的几何运动和过度饱和的色彩似乎要跳出那些极端的表现主义艺术家的创作形式，或从蒂莫西·里瑞 (Timothy Leary) 经验主义的LSD实验录像流频中被筛选出来。然而她这些精致的作品与形式主义的抽象电影传统并不相同，因为它们背后有着商业运作的支持。电脑动画最早出现在阿凡托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70年代，那还是电脑的石器时代。然而今天，你甚至可以在等公交车时方便地从你的手提电脑上看到这些抽象的活动影像，如果背后没有一个专业的动画制作公司来支持，想要做出这种电脑影像是很难实现的。所有这些可定制产品的发展都是市场经济强大力量的作用吗？还是因为华丽技术主义在作祟？显然，施瓦茨那些疯狂的作品并不想给当代的观众一个明确的答复。

大家都知道芬兰是著名的手机制造厂商诺基亚的故乡，毫不称奇的是，手机在芬兰的使用率也是全球最高的。确切地说，芬兰是一个数字化思维的国家。更值得一提的是，它是一个在冬季大部分时间处于极夜的国度。综合这两点，你就可以知道，阿凡托艺术节的诞生就像是晚秋升起太阳，好比赫尔辛基被黑暗逐渐包裹的冬天里绚烂的庆典，从芬兰的思维和精神中迸发出无限激情。它似乎试图通过前沿的数码技术将黑暗从此驱除。

1. 艺术家莉莲·施瓦茨
2. 中国房间 米娜·朗丝
3. 赫尔辛基电脑管弦乐队的表演现场
4. 侦察
5. aus
6. Schwentner— Jet
7. Schwentner— Jet
8. 中国房间 米娜·朗丝